

名同而实异的两部《苍颉篇》

陈 黎 明

从文献记载可知：秦代李斯等人为“书同文字”而编撰了《苍颉篇》等三部字书，汉时乡间书师为教学童而将秦代的这三部字书并为一书，亦称为《苍颉篇》^①。由于这两部著作都早已散佚，学术界一般以为它们是性质相同的两部著作，二者的不同仅在于篇幅的多少上。根据现今可以找到的考古、辑佚材料，我们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名同而实异的两部《苍颉篇》。试论述如下：

一、从有无对文字的解说的角度看

一般认为两部《苍颉篇》，如同现今仍可见到的汉代史游所撰《急就篇》一样，都是以韵文编次文字而没有对文字进行说解的字书。如唐兰先生就指出：“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也统一了文字，李斯作《苍颉篇》，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。……汉初人把三篇合并了，仍旧叫做《苍颉篇》，摹仿这一类字书的有《凡将篇》，《元尚篇》，《急就篇》，《训纂篇》等^②”。唐兰先生在此分明是把李斯《苍颉篇》与书师《苍颉篇》都看成是和《急就篇》相类的字书。陆宗达先生说的更明白：秦国前期的《史籀篇》，秦代的《苍颉篇》等“这些字书的体例，都是杂取若干个字，编成四言、六言或七言的谐韵的文句。其目的，仅仅是为了使儿童读起来顺口，容易记诵，至于对字形、字音，字义则并不加以解析。”^③我们认为李斯所作《苍颉

篇》是有对文字的说解的，没有说解的只是书师所编《苍颉篇》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考古所见《苍颉篇》与辑佚所见《苍颉篇》的不同中得到证实。

1. 考古所见之《苍颉篇》

自清末以来，在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，陆续发现了若干《苍颉篇》的材料。我们称之为考古所见之《苍颉篇》。

考古所见之《苍颉篇》，比较重要的是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与1977年发现的阜阳汉简。居延汉简中，有一支简上有40字：

苍颉作书，以教后嗣。

幼子承诏，谨慎敬戒。

勉力风诵，昼夜勿置。

苟辑成史，计会辨治。

超等轶群，出元别异。^④

居延汉简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条三棱木觚，这条“木觚共写三面，每面一行五句二十字，三面共六十字”^⑤，恰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书师所编《苍颉篇》的情况相合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是：

汉兴，闾里书师合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，断六十字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，并为《苍颉篇》。

这条木觚上所写六十字（为书师《苍颉篇》第五章），又恰与阜阳汉简所见《苍颉篇》C001、C002相附^⑥。由此可知，居延汉简《苍颉篇》与阜阳汉简《苍颉篇》，同为汉初乡间书师合编之《苍颉篇》。

根据居延、阜阳所见汉简《苍颉篇》，吸取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，我们总结书师《苍颉篇》的情况如下：

①篇名：取首句首两字。《苍颉篇》首句为“苍颉作书，以教后嗣”，首两字为“苍颉”，以此名篇。

②行文方式：四字成句，二句一韵，内容夹叙夹议。如上引

居延汉简《苍颉篇》首十句。

③文字编次：文义相近的字放在一起，形旁相同的字放在一起，声旁相同的字放在一起。

④没有对文字的说解。⑦

从以上所介绍的情况看来，考古所见书师合编之《苍颉篇》，的确是一部与《急就篇》相类的以韵文编次文字，而没有对文字进行说解的字书。

2. 辑佚所见之《苍颉篇》

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引用《苍颉篇》作书证的材料，如梁顾野王所作《玉篇》（原本残卷）、唐六臣《文选注》、唐释慧琳、辽释希麟所著《正续一切经音义》等书中就有大量的《苍颉篇》材料。我们称之为辑佚所见之《苍颉篇》。

据我们统计，《文选》六臣注中引用《苍颉篇》作书证的有一百七十二处，除去重复的三十四条外，尚有一百三十八条⑧。这一百三十八条，每条都有对文字的说解。如：

炳，著明也。（1/3后）⑨

眩，视不明也。（1/17后）

蔚，草木盛貌。（1/22后）

陵，侵也。（20/14）

餌，食也。（22/8）

湛，水不流也。（22/8）

慧琳等《正续一切音义》中，引用《苍颉篇》作书证的，据我们统计有一千四百七十余处，除去重复的尚有近六百条⑩。其中对单个字进行说解的有五百三十余条，对“联文”（即前后相联的两个字）进行说解的有五十二条。如：

佚，畅也，从人失声也。（11/4）

厠，次也，杂也。（12/12后）

园圃，种树曰园，种菜曰圃也。（12/18后）

陵，侵也。（23/13）

稽首，顿首也。（28/11后）

湛，水不流貌也。（50/12后）

餌，食也。（99/3）

另外，从我们对顾野王《玉篇》（原本残卷）所引的《苍颉篇》的辑佚来看，《玉篇》所引《苍颉篇》也有对文字的说解^⑪。如：

谦，虚也。（言部）

湛，水不流也。（水部）

消，灭也。（水部）

厠，次也；厠，杂也。（广部）

陵，侵也。（阜部）

餌，食也。（食部）

从以上所引辑佚所见《苍颉篇》来看，《苍颉篇》中不仅有对文字的解说，而且字目相同的其解说亦相同，如上引三书对“厠”、“湛”、“陵”、“餌”的解说都是相同的。由此可见，上述三部典籍之所引都出于同一部《苍颉篇》。

刘叶秋先生指出：“秦李斯的《苍颉篇》，……亦常为慧琳用作注音释义和辨别字形的依据^⑫”杨树达先生亦认为：“斯所著《苍颉篇》，书虽已佚，就其遗文观之，训眩为目视不明，……训聆为耳听，知许君依形求义之术，实创自斯^⑬”。我们深以为是。关于这一点，早在一千多年前唐魏徵等所撰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有说明。该书在小学类后序中称：“其字义训读，有《史籀篇》、《苍颉篇》、《三苍》、《埤苍》、《广苍》等诸篇章”。这里的《苍颉篇》正是李斯所作，因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明载：“秦相李斯作《苍颉篇》”，而并未提及书师所编《苍颉篇》。另外，宋徐铉在《校定许慎说文序》中亦称：许慎“采史籀、李斯、扬雄之书，博访通人，考之于远，作《说文解

字》。”以此观之，李斯《苍颉篇》有对文字的说解。

总之，秦代李斯所作《苍颉篇》与汉代书师所编《苍颉篇》是性质不同的两部字书：李斯《苍颉篇》略同于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而书师《苍颉篇》则类似于史游《急就篇》。

二、从内在文字编次的角度看

一般认为，李斯《苍颉篇》与书师《苍颉篇》都是以韵文编次文字的字书，二者的不同仅在于篇幅的多少上，即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。如胡平生、韩自强两位先生曾经指出：“阜阳汉简《苍颉篇》是以秦代《苍颉篇》（即李斯《苍颉篇》）为底本的汉初抄本。”^④张政烺先生亦认为前面所提到的居延汉简所见的“苍颉作书，以教后嗣”等四十字，“是《苍颉》（李斯《苍颉篇》）首章的前一部分”^⑤。由此看来，这三位先生都认为李斯《苍颉篇》与书师《苍颉篇》相关部分，其内在文字的编次是一致的。

那么，两部《苍颉篇》内在文字的编次是否一致呢？现今可以找到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线索，是上文提到过的《正统一切经音义》所引《苍颉篇》的“联文”。《正统一切经音义》所引近六百条李斯《苍颉篇》书证中，有五十二条是对“联文”进行解释的。如：

惆悵：惆悵，失志也。（4/13后）

不啻：不啻，多也。（9/7）

颈项：颈在前，项在后。（15/3后）

呻吟：呻吟，叹也。（81/5）

如果居延、阜阳汉简所见书师所编之《苍颉篇》，果真是以李斯《苍颉篇》为“底本”（即使已去掉注解部分）的话，那么“惆悵”、“不啻”、“颈项”、“呻吟”这种“联文”前后两字的排列顺序，在两部《苍颉篇》中应该是一致的。

通过比较，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否定的。因为《正统一切经音义》所引之五十二条“联文”，只有“痕瘡”一条见于阜阳汉

简《苍颉篇》中，即这两个字在两部《苍颉篇》中前后相联的顺序是一致的。其它“联文”，则不见于汉简《苍颉篇》中；即使“联文”之前字或后字见于汉简《苍颉篇》中，其所联接的前后字也不同。如：

不啻（9/7）——C009宗幽不[•]识

印[•]驻（30/5后）——C037印[•]按启久

瘠[•]下（66/9）——C002□兼[•]天下

（李斯《苍颉篇》）（书师《苍颉篇》）

由此可见，李斯《苍颉篇》与书师《苍颉篇》，其内在文字编次之顺序也是不一致的。

总之，李斯所作《苍颉篇》与书师所编《苍颉篇》，是名同而实异的两部《苍颉篇》。二者的不同，不仅表现在有没有对文字的注解上，而且还表现在内在文字编次的不一致上。

注：

①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。

②《中国文字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③《说文解字通论》，北京出版社。

④⑤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语言文字》“《苍颉篇》”条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。

⑥史语所专刊《居延汉简考释》考证二。

⑦《阜阳汉简（苍颉篇）》，载《文物》1983年2期，下引文出此。

⑧参见④及下⑭

⑨六臣注《文选》用明万卷堂刻本。

⑩/前为卷数，/后为页数，下同。

⑪此书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。

⑫此书用《古逸丛书》，东京使置刊本。

⑬《中国字典史略》，中华书局。

⑭《中国文字学概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⑮《阜阳汉简〈苍颉篇〉的初步研究》，载《文物》1983年2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